



桑泊莫

友後



1565.4-36

俊

友

〔法〕莫泊桑著

李青崖译

Guy de Maupassant

Bel-Ami

本书根据 Librairie Paul Ollendorff,
Paris 版译出

俊 友

(法) 莫泊桑 著

李 青 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广西人民出版社重印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51,000

1980年3月新1版 1980年3月广西第1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10188·135 定价: 1.25 元

内 容 提 要

杜洛阿原是巴黎的一个又穷又毫无地位的小职员，由于朋友管森林的介绍，进入法兰西生活日报馆工作。他贪婪阴险，不择手段，因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最后竟成为百万富翁的女婿、新闻界的红人。作者通过这个故事，不仅谴责了杜洛阿这样的恶棍，还揭露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社会腐败丑恶的面目。

再版说明

莫泊桑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也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外国作家。他一生写了许多篇中短篇小说，有一些广泛流传，已闻名世界。此外他还写了六部长篇小说，写于一八八五年的《俊友》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

《俊友》，一译《漂亮朋友》，写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巴黎一个小职员杜洛阿发迹的经过。杜洛阿原来地位很低，又很贫穷，由于偶然的机缘，进了一家报馆工作。他依仗自己的外貌来赢得女人们的欢心，特别是使用了各种卑鄙龌龊的手段，逐步向上爬，一帆风顺，名利双收，最后竟成为百万富翁的女婿，巴黎新闻界的红人。小说结尾处，他得意洋洋，还想进入众议院，实现他更大的野心。

作者生动地塑造了杜洛阿这个外貌漂亮，善于取悦女人，实则贪婪无耻、阴险残忍的恶棍的形象，同时，他也刻画了一群围绕着杜洛阿活动的表面正经其实都是男盗女娼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是这些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上层社会人士，给杜洛阿创造了飞黄腾达的条件。作品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第三共和国建立不久后的法国社会现实，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腐朽面目做了无情的揭露。

但是，做为资产阶级作家，莫泊桑虽然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却无法在小说中真实地

写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阶级关系，也无法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来叙述书中提到的那些政治事件，如侵略战争等，这些都是本书存在的局限性。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小说对于男女关系的情节描写，渲染得也有点过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自然主义对作者的影响。

《俊友》出版后，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列夫·托尔斯泰曾经介绍分析过这部小说。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指出：「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俊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的贪污和无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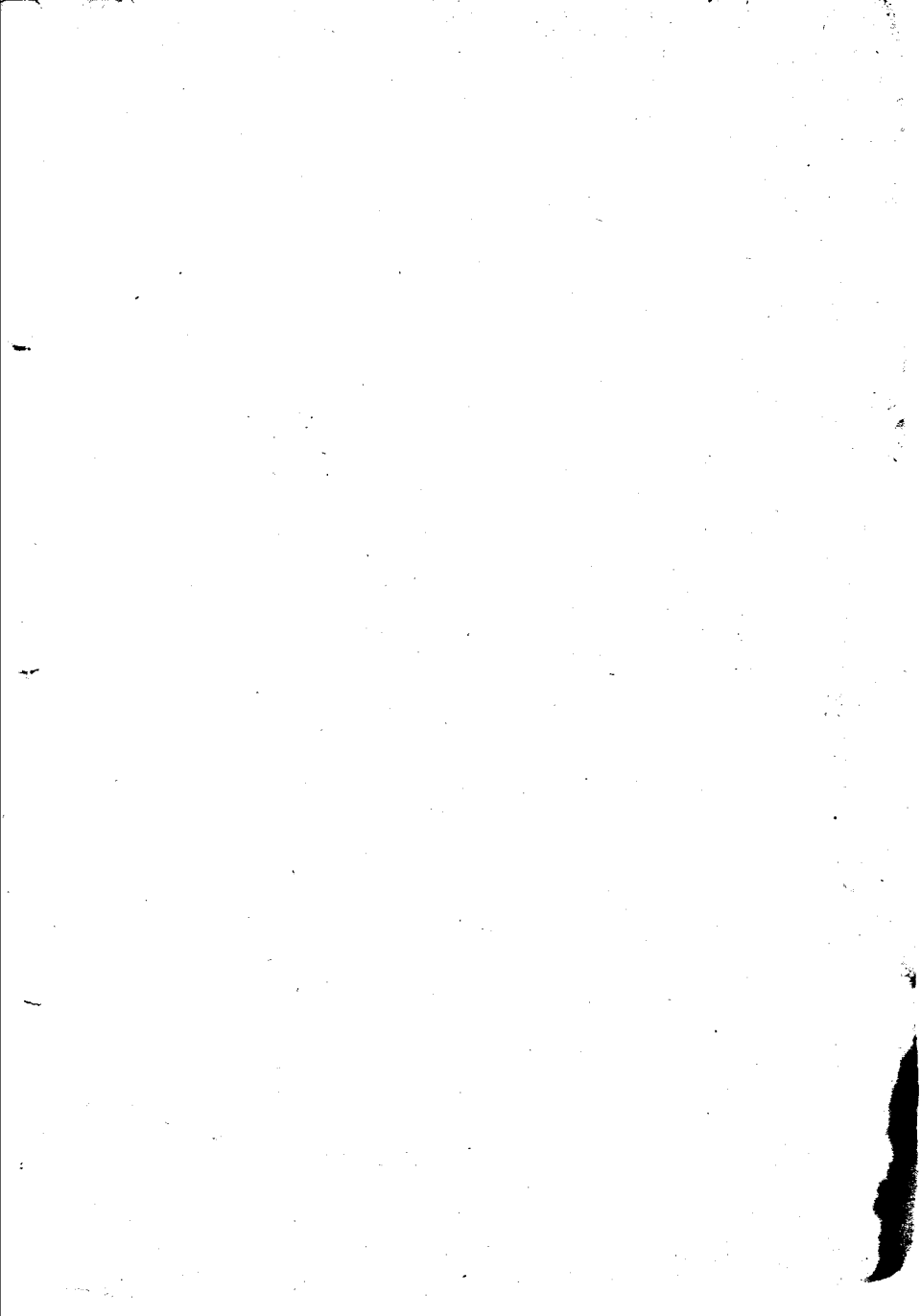
本书中译本初版于一九五五年，现根据前新文艺出版社纸型再版。译者李青崖先生已去世，此次再版时我们仅对个别文字做了一些改动。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上

卷



第一章

佐治·杜洛阿從女司賬手裏收回了那塊百蘇銀元●的找頭，就起步對着飯館子的門外走。

天生的身材和過慣了上士●身份的姿態使得他的神氣成了很出衆的；這時候，飯館子裏有好些耽誤了吃晚飯時間還沒有走開的顧客，杜洛阿挺着腰幹兒，用一種熟練的軍人的手勢捏着嘴唇上的鬚鬚，一面走着一面迅速地向他們掃視了一週，這種漂亮小伙子的眼風展佈得像是一張撒開的魚網。

女客們都對他抬起了頭，那是三個玲瓏小巧的手藝女工，一個頭髮蓬鬆打扮得很不經意，帽子向來滿是塵土而衣裳向來是扭在身上的中年女音樂教師，和兩個跟着丈夫常常來吃這種廉價客飯的小資產階級的婦人。

踏上了人行道，杜洛阿站了一會兒沒有動彈，心裏盤算着自己要做的事。那一天是六月二十八日，而他口袋裏只剩下三個金法郎和四十生丁●來過本月最後兩天的日子。這數目是兩頓晚飯的價錢而不包括午飯，或者是兩頓午飯而不包括晚飯，總而言之，他只好選擇一種。他想到午飯是二十二個銅蘇，晚飯是三十個，如果滿意於只吃兩頓午飯，那可以淨剩二十四銅蘇，也就是可以再吃兩頓麵包香腸的冷食再到城基大街●上喝兩大杯啤酒。喝啤酒正是他在夜間的大消耗和大娛樂，於是他起步順着洛雷聖母堂街的下坡道兒走了。

他如同穿着輕裝騎兵的軍服的時候一般走着，挺起胸脯，雙腿略略張開，儼然剛剛從馬背上跳下來一樣；他粗魯地向那條滿是行人的街上前進，爲着自己在路線上不必閃開，他撞着旁人的肩膀，推着前面的人。他微微地把自己那頂頗爲陳舊的絲光高帽^⑤偏在耳朵邊，鞋跟囊囊地踏着鋪在街面上的石塊。由於健美軍人穿着便服的出衆態度，他像是始終有所藐視，藐視行人，房屋，整個城市。

雖然身上穿的不過是六十金法郎一整套的衣褲，不過神氣却仍舊是活現的。高高的身材不胖不

①「蘇」是法國通行銅幣的名稱，每枚值五個生丁亦即一個金法郎的二十分之一，故每一枚代表五個金法郎的銀幣通常稱爲「百蘇銀元」。

②上士是尉級之下的一種軍職名稱，其階級高於班長，任務亦較廣泛，在法國是一種職業軍人，凡已服滿義務兵役而有相當文化程度且受過業務訓練者方得受職，以人數衆多，故彼等亦自成一種作風，多數有自命「文武雙全」的氣概，文學家每引爲寫作的對象，在社會上亦頗受人注目。

③法國當時的貨幣是金本位制，單位是金法郎，每個含百分之九十的黃金 $O,3225$ 公分，通用者有二十個的和十個的等金幣，和五個的，兩個的及一個的等銀幣，一個以下分作一百生丁，通用者爲五生丁的銅幣。此等硬幣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均廢止不用，遂爲紙幣法郎。

④巴黎有一種名爲 *Le boulevard* 的街道，在兩三百年以前都是城牆的基地，嗣後市區擴大拆去城牆，遂成今日的這種街道，路幅極寬，樹木很茂，但路線不很直，因此譯爲「城基大街」，或簡稱大街。近一兩百年以來，巴黎的城基大街都是最繁盛的街道。

⑤絲光高帽在一般西洋國家都視爲大禮帽，但巴黎擺架子的人則視爲普通帽子，不必定要和大禮服相配。

瘦，略現火紅的天然鬆起的栗色頭髮從頂門中央向兩側平分，配着一撮像是泡沫一般在嘴唇上鬆起的鬚鬚和一雙透着很小的瞳孔的淺藍眼睛，他很像民間小說裏的一個不安本分的傢伙。

這正是巴黎市區裏的一個空氣不流通的夏天晚上。市區熱得像一個生了火的浴室，彷彿在透過氣來的黑夜裏冒汗。下水道從那些用花岡石砌成的口子裏吐出它們的臭味兒，地下室裏的廚房從氣窗裏對街上排出剩水殘湯的穢氣。

那些替房子看大門的人脫掉上衣，露出襯衣，騎着麥楷靠墊的椅子，在大門洞子裏吸着菸斗，路過的人都光着腦袋，把帽子拿在手裏，用一種沒有勁兒的腳步走着。

佐治·杜洛阿走到城基大街的時候，他又站住了一回，心裏沒有決定自己要去做甚麼。他本想走到極樂公園大道和步洛業森林大道，去在樹木下面找點兒涼風，但是一種慾望，那種屬於愛情遭遇的慾望也教他煩惱起來。

這遭遇會在甚麼樣的情形之下實現呢？他一點也不知道，不過他已經等了三個月，每天每晚等着。有時候，仗着自己的健康臉色和殷勤手腕，他也曾東偷西摸地得到過一點點愛情，但是他始終望着更多的和更好的。

口袋是空的而血液是沸騰的，有時遇着那些在街角兒上閑蕩的女人對他低聲說起：『到我家裏去罷，漂亮小伙子？』他身上簡直像着了火似的，但是沒有對付她們的錢，他不敢跟着她們走，後來他又等候其他的事情，其他的擁抱，比較不那麼庸俗的。

然而他歡喜那些有妓女聚集的地方，她們的舞場，她們的咖啡館，她們的街道，他歡喜用胳膊肘去

碰她們，和她們談天，用「你」字稱呼她們，嗅到她們那種劇烈的香味，覺得自己在她們近邊。總而言之，那都是異性，愛情的異性。他絕不用好人家子弟的天生的藐視來藐視她們。

他向着瑪德來因禮拜堂拐彎了，隨着那種被氣溫壓着的人流一塊兒流着。那些客滿的大咖啡館把客座擴充到人行道上，把它們的顧客們陳列在門前的強烈射人的燈光下邊。顧客們面前那些或圓或方的小桌子上，擺着許多酒杯，裏面盛着紅黃棕綠各種顏色不同的甜酒；而在那些專盛涼水的玻璃瓶子裏，現在看得見肥大的透明冰柱正冰着瓶裏的清水。

杜洛阿把脚步放慢下來，很指望喝點兒這樣的東西給自己潤一潤嗓子。

一種發熱的口渴，一種夏天夜晚的口渴使得他心煩，於是他想起了冷飲在嘴裏流過的美妙感覺。不過只須他在夜晚喝兩大杯啤酒，那麼明天晚上那頓菲薄的冷食就不會有着落了，對於月杪的挨餓日子，他是很認識的。

● 麥稽靠墊的椅子是一種平民式的椅子，形式是單靠椅，架子是木頭的，靠背和墊子都是用麥稽連着架子編在一處的。麥稽當然易於破損，所以又有專門修補這種椅子的流動手工業者。

● 巴黎又有一種名為「*l'avenue*」的街道，在市區未擴大以前原是近郊及市區間的交通孔道，以後市區日見擴大，此等孔道遂逐漸包入市區，多數成為樹木交蔭的所謂高等住宅區，今譯作「大道」，以示其與「大街」不同。

● 步洛業森林在今巴黎西郊邁南之處，是一個不甚規則的矩形，東西最寬處約四公里，南北最長處約七公里，近世闢為公園，仍冠以舊名，或簡稱森林公園。是巴黎公園中之最大又最使人留恋的。

他想着：『我應當忍到十點鐘才到阿美利堅咖啡館去喝我的大杯啤酒。見鬼！我真的嘴渴啊！』後來，他望着那一切坐着喝東西的人，那一切能夠隨心所欲給自己解渴的人。他在那些神氣傲慢而快活的咖啡館前面經過，對顧客們的臉色和衣服望了一眼，判斷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應當是帶着錢的。於是一陣暴怒侵入了他的心上，使得他對於那些安穩穩坐着的人起了反感。他以爲若是搜檢他們的口袋，是會找得着金幣銀幣和銅蘇的。每人平均至少有兩個魯意，而館子裏足有一百人上下，那末一百倍兩個魯意就是四千金法郎了！他低聲咕嚕着：『髒豬！』一面裝腔作勢搖搖擺擺地走過去。倘若他能夠在一條影子烏黑的街角兒上抓住這樣的一個人，毫無疑義地，他真會扭斷這個人的脖子，正同他在大演習的日子裏抓住鄉下人的雞鴨之類幹過的一樣。

他記起了他在非洲住過的那兩年，自己在南部一些小據點上用過的那種威脅阿拉伯人的方法。想到某次的越軌動作，一陣殘忍而得意的微笑在他嘴唇上露出來了：那一次斷送了烏來阿拉恩部落的三個人的生命，而他和他的同伴們的收穫一共是二十隻雞，兩隻綿羊和一些錢財，並且他們因此笑了六個月。

兇手們是從來沒有被人破獲的，由於阿拉伯人彷彿被人看做法國軍人的天然犧牲品一般，所以旁人也不大追究了。

在巴黎，事情就兩樣了。掛着軍刀，握着手槍去從從容容搶劫，是不能自由在地遠離着民事的法庭的。他在自己心上感到一個在佔領區域受到縱容的上士的種種本能了。他當然留戀他在非洲度過的兩年生活。從前沒有繼續留在那兒，何等可惜！但是在從前，他原來希望回來之後更好一些。而

現在！……哈！對呀，真糟糕，現在！

他如同證明上顎的乾燥情形似地，把舌頭在口腔裏嚙地動了一下。

成羣的疲乏而行動遲緩的人在他四周流過去，他始終想着：『一大堆老粗，這些蠢材的坎肩裏全有銅蘇。』他用肩頭撞着旁人，口裏吹着種種快樂的曲子。好些被他撞着的先生們都回頭來一面咕嚕，好些女人們高聲說：『這是一個畜牲！』

他在笑劇戲院前面經過，後來站在阿美利堅咖啡館對面，心裏正因為嘴渴得那麼焦人而考慮是否暫時不去喝他的那一大杯啤酒。在沒有決定之前，他望着街中間那座光明四照的鐘上的鐘點。九點一刻。他心裏明白：只要那杯裝得滿滿的啤酒一放在他跟前，他就會一口氣灌下去。那麼這樣挨到十一點以前，他還有甚麼可幹？

他走過去了，對自己說：『我走到瑪德來因禮拜堂為止罷，以後再從容不迫地走回來。』

剛好走到大歌劇戲院廣場的拐角上，他看見身邊岔過去一個胖胖的青年，他隱約記得曾經在某個地方看見過那麼一個腦袋。

於是他開始去追蹤他，一面在記憶中間搜索，並且不斷地低聲說道：『我究竟在哪兒認識過這漢子？』

他盡力在心裏搜索却始終想不起來，隨後忽然由於記憶力上的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個同樣的人在

他眼裏現得是沒有那麼胖和年紀輕一些的了，並且穿的是一身輕裝騎兵的軍服。他高聲嚷道：「喂，管森林！」並且跨着大步走上去拍那個走着的人的肩膀。那個人回過頭來望着他，隨後才說道：「您找我幹甚麼，先生？」

杜洛阿笑起來了，他說：

「你不認識我嗎？」

「不認識。」

「佐治·杜洛阿，輕裝騎兵第六團的。」

管森林伸出雙手說道：

「哈！老朋友！你可好！」

「很好，你呢？」

「啊！我，不太好，您想像罷，我的肺部虛弱得像張濕了的紙一樣，由於我曾經在部奇瓦勒索過一場支氣管炎，一年中間我現在倒有六個月咳嗽，那正是我回到巴黎的那一年，到現在是四年啦。」

「怪事！你的神氣倒像是結實的。」

管森林挽着他這個老同伴的胳膊，向他談起他的病史，向他談起歷次的診斷，醫生們的意見和指導，以及他在職業上不能遵從醫生們警告的困難。旁人吩咐他到法國南部去過冬，但是他能夠嗎？他已經娶了親並且做了新聞記者，地位是優越的。

「我在法蘭西生活日報主編政治新聞。我爲幸福負責參議院消息，不時還給行星寫文學通信。」

看罷，我的前程已經有着落啦。」

杜洛阿吃驚地望着他。他變動得很大，很成熟。現在他有了一種風度，一種身份，一種莊重而自信的人的裝束，一個吃得考究的人的肚子。從前，他是瘦的，苗條的和矯捷的，性情浮囂輕率，做事素來沒有恆心。而巴黎在三年之間，把他完全改成了另外一個人，他胖了並且嚴肅了，髮角上却有幾根白頭髮了，儘管年紀還不到二十七歲。

管森林問：

「你往哪兒去？」

杜洛阿回答：

「並沒有一定的地方，我在回家之前先兜一個圈子。」

「既然這樣，你可願意陪着我到『法蘭西生活』去一趟，我應當到那裏看幾張校樣；以後，我們同去喝一大杯^①。」

「我跟着你走。」

後來他們親熱地挽着胳膊一塊兒向前走，這種易於感到的親熱態度是永遠存在於學校同學們之

① 管森林是 Forcettier 的義譯，因為作者把這一個姓加在此人身上原是別有用途的。

② 大杯是一種專盛啤酒的杯子，其容量是四分之一公升，而法國人一般都是喝淺黃啤酒的，於是「大杯」這名詞就成了「四分之一公升淺黃啤酒」的代名詞。

間和軍隊裏同伴們之間的。

「你在巴黎做甚麼事？」管森林問。

杜洛阿聳着肩膀說：

「我簡直快餓死啦。從前，我的服務年限一滿，我就想到這兒來……來發點兒財，或者不如說是到巴黎來過活；到現在，我在北方鐵路局做了半年的科員，每年的薪水是一千五百金法郎，一個也不多。」

管森林低聲慢慢地說：「糟糕，那是不夠肥的。」

「我相信你的話。不過你教我自己怎樣辦呢？我是孤單的，不認識誰，不能拜託誰。所以並不是我沒有決心，而是沒有方法。」

他的同伴用一個審度事理的老江湖態度對他從頭看到腳，隨後用一種穩定的態度說：

「你可看見，小兄弟，甚麼都靠着態度穩定，在這兒。一個稍許聰明一點的人要變成閹員素來是比變成科長容易些的。不過應當自己努力而不是求旁人。你當初怎樣不找一個比北方鐵路局科員好一些的位置？」

杜洛阿接着說：

「我甚麼地方都找過，我沒有一點新的發現。但是我目前正有點點希望，有人介紹我到貝勒林馬術學校去做馬術教師。在那兒，我少也可以賺三四千金法郎。」

管森林乾脆止住了他：